

在我文学的凤栖地寻找时间

○ 吴克敬

远古时期浇铸青铜器时的熔浆，依然葆有着烫人的热度。

我就这么不知饥饱地关注着我看到的青铜器，我太贪婪了，关注着时，不只要用我的手来触摸，而更多时候，还要用我热辣辣的眼光观照。青铜器上那一字千金的铭文，以及想象力夸张别致的纹饰，就都通过我的手指，还有我的眼睛，深入进了我的记忆里，成为我文学创作的源泉与基石。

我相信生活对于文学创作是必然的，生活能够使自己的创作有血有肉，而累积起来的民族文化之于文学创作更是必需的，文化能够给自己的创作以精神和灵魂……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青铜文化，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，这是我一定要认真对待的。我有这个条件，也有这个机会，我埋头在青铜文化的浩瀚疆域里，几乎不能自拔。我不仅注目我们古周原上出土的青铜器物，还放眼神州各地，发现和感受不同区域的青铜器物。因此，我也认识到了河南、湖南、湖北等地青铜器的神韵。

青铜器上的铭文，是要称为“金文”的。那是最为古老的一种书写，而且是最为坚实的一种书法实体，熔铸在青铜器上，沧桑得叫人着迷，但又现代得使人心伤。但凡有志于书法的朋友，谁能绕开金石之文而壮硕自己的书法神经、丰沛自己的书法情怀、纵深自己的书法视线，让自己有所营养……我想说，历史上凡有成就的书法家，莫不深情地、反复地触摸金文，夯筑着他的书法根基，而后才有他们的挺立。

然而书法之于“金文”，可不只是中国书法艺术一道脉线，文学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等，还有艺术的绘画、雕塑……青铜器上都有最为独到的体现，可以说，随便一件青铜器，就是中华文明、中华文化集大成的文学艺术图书。

法门寺庄白村二号窖藏出土青铜器里的一件小小的匣器，长不足二十厘米，高不足十厘米，器所蕴含的文学艺术形态，让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，就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先读匣器腹腔里的铭文吧，我以为就是一篇绝美的小说。百余字的刻画，所描写的是一位凭借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奴隶，有了自己的财产，这便引起奴隶主的不满，怒而把他告到周家王室。负责司法的官吏受理了案件，审判是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进行的，自然是奴隶主胜诉。不过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奴隶主为了胜诉，是向审判者行了贿的，就像今天的个别执法人员一样，审判者不仅吃了原告，还吃了被告。然而无论如何，奴隶主贵族还是占了司法的便宜，而奴隶自己也没有输得太惨，额头上墨了字，罚了些金（即现在的铜），奴隶主就用罚奴隶的铜，熔铸了这件匣器。

这样的故事很小说吧。便是现在的小说家，恐怕都编不出来。

这样的故事很写实吧。便是现在的非虚构文学，又能如何。

而这只是这件匣器的文学的那一个方面，而艺术的一个方面，似乎更为丰富。与其一脉相承的，还有同一个窖藏里出土的青铜器折觥，比那件匣器大了些，但也不是特别大，腹内的铭文，像我阅读过的许多青铜器铭文一样，用词之简练、遣词之精到，不是今天的灌水式写作可以比拟的，篇篇皆为美文，而思想高度、文化内涵，又特别深邃，如不然，哪里能“一字千金”。匣器的纹饰，相对简单一些，但也不是今天的艺术家可以望其项背的。到了这件折觥的青铜器，其铭文所彰显的金文范式，是书法史家们集体确认的最高书法境界。我像观摩欣赏那件匣器一样，在扶风县文化馆时，有机会了，就站在折觥的面前，仿佛达摩面壁似的，要不眨眼地看，一直看，仅凭我的一双肉眼，就在折觥的器身之上，从那相互交织、相互缠绕的纹饰上，看出了近百种飞禽走兽。后来再经专家学者的观察探究，又发现了数十种走兽飞禽……现代艺术的书法、绘画、雕塑等类别，无所不包地都有了。

与时间说，我在我文学的凤栖地努力地寻找时间，想要说出我心里的块垒。

我自觉得说得不多了，但时间的表现让我心虚心慌……时间太神秘了，她有时候沉默得无声无息，让我左顾右盼，怎么也找不着她，好像她就是我触摸着的青铜器物上的一团绿锈，或是别的什么物件上的一层包浆，即便我用手触摸着、用眼注目着，也不能与之对话。我因此在风里寻找时间，隐隐约约知觉时间或许就是一缕轻风；我因此还在夜里寻找时间，隐隐约约知觉时间或许就是一点星光……时间是不可捉摸的，太不可捉摸了。我痛苦着时间的不可捉摸，却又突然发现，时间从沉默状态醒了过来，醒过来的时间突然变得那么蛮横，他甩着双手，大摇大摆地走在人丛里……人丛里有个锦衣穿戴的人，一脸的富足豪奢，时间向他走去了。时间走近了他，抬起手在那人的肩膀上很不耐烦地拍了一巴掌，在那人回头看她的时候，她被人说了，说你时间到了，你走吧。那人被时间这一说，一下子急了起来，死乞白赖地求上了时间。他说我的时间先人呀，你咋能忍心让我走哩？我这个人你知道，是太会弄钱了，我弄到手的钱车载马驮，数都数不清……你听我说，你要手里紧，你给我说，我给你钱，人有钱了要多快活有多快活，好事能办，坏事也能办……那个有钱的人说着话，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卡，去住时间的手里塞，可是还没塞进时间的手里，他便在时间面前蓦然灰飞烟灭，了无踪影。

时间继续在人丛里走着，走得依然蛮横。人丛里有个衣锦穿戴的人，一脸的傲慢得意，时间向他走去了。时间走近了他，抬起手在那人的肩膀上很不耐烦地拍了一巴掌，在那人回头看她的时候，她

给那人说了，说你时间到了，你走吧。那人被时间这一说，一下子急了起来，面红耳赤地求上时间了。他说我的时间大人呀，你咋能忍心让我走哩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会弄权吗？我把权弄大了，你是不知人有权了有多好，好事办得了，坏事也办得了。这位会弄权、把权弄得很大的人，求告着时间，顺手从他的裤袋里摸出一枚公章，就往时间的手里送，可还没送到时间的手里，他即在时间面前不见了踪影，消失得像是一抹尘埃。

经验和教训，就这么不讲情面地摆在时间的面前，我该怎么对待时间呢？

“拉住时间的手，做时间的朋友。”我为《凤栖地》题记了这样一句话。这句话是我在2007年从相对热闹的媒体离开，“背对繁华，面对寂寞”，决意文学创作的时候，翻开一本硬抄笔记本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来的。后来，我还在我书写的硬抄笔记本扉页上，写下了“爱恨情仇终有时，时间不饶人”“过去了的时间，都刻印在了路途上”。

这三句关于时间的感受，我一句一句分别做了我《凤栖地》三卷本的题记。

写完题记后的我，依然糊涂我是否真的认识时间、理解时间。特别是很想拉住时间的手，但我拉得住时间的手吗？因为我深刻地认识到，时间的手不是我想拉就能拉得住的。时间是挑剔的，不为金钱而动心，不为权力而动心，大公无私、正气凛然，我怎么来拉她的手呢？投机取巧不能够，奸猾敷衍更不能……唯有踏踏实实、老老实实地做了。深入生活、感受生活是基础的基础，与此同时，我深知还要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。不能否认，我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，那就是贫血。我认真地考据与探索，发现就贫血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。自信我们的中华文化有五千多年的历史，而且阅读从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典籍，还有文学作品，所以能被传承，所以能成为经典，传统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最先题名《青铜散》，再版题名《青铜器的故事》的著作，交由故宫出版社出版了。与之一起出版的，还有一部《碑刻的故事》。这两本书在故宫出版社出版前，都曾在广州的《随笔》杂志上专栏刊发过。我希望写作“青铜器”与“碑刻”，能给我以帮助与滋养，我要说，我是得到了，并因此坚持下来，还一头钻进“书法”和“国画”的世界里去，认识到了“书法”和“国画”的美，感受到了“书法”和“国画”的暖，还有“书法”和“国画”的正。我对装帧设计大气美观的《书法的故事》《国画的故事》很满意，其相继又由故宫出版社出版，让我在“金、石、书、画”四种文化梦想圆满的时候，一点一滴地被滋润、被培养、被丰富，使我无所顾忌地创作了《凤栖地》。

我在《凤栖地》里与时间说，是想要时间检验我，我能做她的朋友吗？

那些消失了的吆喝声

○ 舒敏

小时候生长在关中农村，可以说，是在吆喝声中逐渐长大的。

挑着担子的货郎进村了，一声声的吆喝中，妇女们各自理理乱蓬蓬的头发，走到货郎面前，买上几枚针、几个暗扣、一盘线，或者几个皮筋。走街串巷的货郎渴了，离谁家近，就很熟络地串进门去，就着水缸痛快地喝上一肚子生水，然后，回到自己的“货架”旁，跟一帮围拢来的妇女磨嘴皮。村妇们多半并不扭捏，很大方地让货郎给她们再多点优惠，货郎有时应允有时拒绝，诉说他的辛苦和不易。多数时候，双方在磨叽一阵后，也就达成一致；少数时候，碰到一些“不顾脸面”的厉害媳妇，明明人家货郎没同意，硬是只放下她愿意给的数，然后拿上自己中意的东西，化作一阵风，跑了。

“哎，你这人咋是这，啥人嘛，简直跟强盗差不多。”脸色难看的货郎的疾言厉色，只能让风听给风看了。

小时候的乡村安静且寂寞，所以时常盼货郎。因为每次货郎来了，必然会像过节似的热闹个一时三刻。最初的货郎是挑着担子，随后有了架子车，不管是挑着担还是拉着车，那时的货郎都着实令人羡慕。货郎的卖货筐，在那时的我看来，简直就是无底的百宝箱，要啥有啥。还好那时的我年纪尚小，不懂什么叫情窦初开，不然，怕是会恋上那些神奇的卖货郎。那时候的一切生活必需品，来源似乎都是各色走村串巷的卖货郎。卖酱油的来了，一声吆喝，人们围拢了来；卖冰棍的来了，一声喊叫，人们走上前去。还有卖韭菜的、卖大蒜的、卖瓦罐的、卖瓮的。

卖豆腐的吆喝声很有特色，好像那一声卖豆腐的吆喝，经常是在凌晨的五六点。豆腐郎吆喝的时候，一般是先发出一个悠远绵长的“卖——”，犹如老师讲课前，先整肃课堂纪律，然后，在人们都屏声静气静待下文的时候，他才不紧不慢地喊出拉长腔的“豆腐”，而且，最末的“腐”字音调上扬，实在是极有韵味。

同卖豆腐几乎同样勤劳的，要数卖甑糕的。卖甑糕的吆喝声跟卖豆腐的又略有不同。虽然他也一样是拉长了“卖”字的发音，但“甑糕”二字的发音比起“豆腐”，似乎要平缓一些。反正，时间一长，大家也都摸清了规律，外面一吆喝，就知道是卖豆腐的还是卖甑糕的，并能根据各自耳畔的声音准确地判断出，这卖豆腐或者卖甑糕的，离自家还有多远的距离，再然后，估摸着时间去到各自的家门口，割些豆腐或者买点甑糕。那时候的甑糕属于昂贵食品，当然没有谁家会铺张到天都吃。只在偶尔，买上一点，一家人尝个鲜，解个馋，就已经很幸福了；那时候的豆腐原汁原味，如果没有口福，闻闻也很不错；那时候的韭菜味道喷香，是家常臊子的绝对主角；那时候的醋，在我的记忆里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卖醋郎出现时多半会拉着架子车。架子车上有个形状很像碌碡的木桶，车走在高低不平、坑坑洼洼的村道上，难免颠簸，颠得厉害时，就会有醋溢出桶口。这些溢出桶口的醋，就成了孩子们眼中的宝物。孩子们跟在卖醋郎身后，眼巴巴地等着他早点停车，及至卖醋郎终于选定位置，车子还未完全停稳，就有孩子扑到醋桶跟前，站在架子车后方，贪婪地吮吸起桶口溢出的醋来。实话说，味道实在好极了。偶尔，赶上醋郎心情好，会很慷慨地从醋桶舀出半勺，让围着醋桶转悠的孩子们轮流喝上一口。老实说，比后来城市里流行的醋饮营养美味多了呢。

如今的乡村，都在忙着搞城镇化，城镇化后的乡村，商店、小卖部甚至超市一应俱全。属于货郎们的时代和属于我们儿时的那些快乐，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失甚至彻底销声匿迹，然而又似乎，无聊的午后、遥远的清晨的那些各式各样的呼喊，时不时地，还会来撞击我的耳膜：“卖——豆腐”“卖——甑糕”“卖酱油喽”“卖粉条哩”“补锅磨刀——”

诗歌苑

终南行

○ 张旭升

1

台阶。台阶的尽头是禅院
松枝挡眼。行路者缓步石前
光，于林间随风穿行
引得回音绕耳，连绵。出游
抑或归途，都是长安

茶烟在诵经声中余散
识得自我形状，只须山中借住一晚

将云雾收进旧木屋，迷心
只管来取。听，林风拍案——
月亮磨就的弯刀，剔除疯长的不甘
黄芪、当归、灵芝、柴胡、苍耳

在文火中熬煮着济世之方

2

河床。河床一脉温润
在山间盘桓。奔走
时光荏苒，携土层逆水而行
潮回的声音，铭刻祈雨词
以及泥沙的编年史
行至远处，河道不断更换
火种围着锈迹的书写，持续走动
竹筒、龟甲、牛骨、占卜着
明日棋局。渴求姓氏的土地
让铁锹深陷。谷仓沉默

且以诗为桨，渡向自己的心河：

护城河暮吟

波光潋滟绕城楼，画阁参差映碧流。
忽有惊鸿掠影过，遥传暮鼓入云收。
泊舟候渡人初静，古塔浮灯夜渐幽。
欲问蓬莱何处是，半河星斗半河秋。

下得城来，已是华灯初上，城墙沉入
愈发浓稠的夜色，只剩轮廓，如卧龙，如
烟郭，如沉睡的史诗。而眼前，是西安城
璀璨的、流淌的灯火之河。我从一个“口”

3

山雨。山雨一滴追着另一滴落下
整座山被雨斜写着，时而疾时而缓
檐下匾额模糊又清晰，隔香炉望

雨烟混杂。山中松脂凝住的时间

雨珠依次于竹叶上落下
佛龕中藏着偈语，待人了悟
烛芯摇曳，经书自在吟诵
蒲团上脊骨坐化，始终未达

涟漪佛前展扩，在圆与圆的间隙
叠出人影幢幢。木鱼停顿的空里
有钟声绕梁。依旧撼不动满山
湿漉漉的寂静。问起被围困的世俗
有没有另一个自己，在山雨中忽然
作答